

儒家公益的一个家族样本 ——古代武夷山仁义衷氏

衷鑫恣^{1,2,3}

(1.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福建省统战理论研究会,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3.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儒家强调济世利民,这种精神的一大表现就是民间传统的公益慈善行为。作为朱子理学摇篮的闽北地区,这种精神深入人心。世居武夷山(旧崇安县)的衷姓家族,从五代至清末,没有出过名公钜卿,却代代有读书士子行孔孟仁义之道于乡里。他们或能亲爱乡邻,或能兴起集体公益事业,各为力所能及之事,粲然可观,可视为奉行儒家公益慈善传统的一个地方家族样本。

关键词:儒家;朱熹;公益慈善;衷氏;武夷山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8)01-0005-05

DOI:10.14155/j.cnki.35-1293/g4.2018.01.002

儒家文化强调济世利民,这种精神体现于上层政治,也体现于基层社会,体现于基层社会时就成为民间传统的公益慈善行为。作为朱子理学摇篮的闽北地区,这种精神深入人心。世居武夷山的小小衷姓家族,从五代至清末,没有出过名公钜卿,却代代有读书士子行孔孟仁义之道于乡里。他们或能亲爱乡邻,或能兴起集体公益事业,各为力所能及之事,粲然可观,实为奉行儒家公益慈善传统的一个地方家族样本。

一、武夷山衷氏家族文献

今福建武夷山市(旧崇安县)衷氏,本为哀氏,隋代迁自山东,明代万历四十年赐改姓“衷”,是武夷山最古的姓氏之一。^[1]武夷山现存有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修纂刻印的《崇安衷氏宗谱》,更早原有宋代嘉定宗图、明代崇祯谱、清代嘉庆谱,皆佚,惟剩旧序文存于光绪谱。武夷山衷氏历代族谱所传,前段缺失,世

系止溯及五代十国时期,而隋唐留名者仅二人(哀永昌、哀寿)。一世祖曰哀澄波,五代闽国人,曾于保大(943-957)年间效力于建州节度使王延政,南唐破闽后,解甲林下。

一千年来,武夷山衷氏一族虽瓜绵繁衍,规模始终不大;虽规模不大,却也充满了各色人物。本文于古代武夷山这个家族群体,其文章学问、宦迹军功、货殖医技不论,特注目于道德一事,而于道德又特注目于在野的急公好义的仁人义士。子曰:“里,仁为美。”(《论语·里仁第四》)心里不仅装着家人,还装着他人,行仁义美德于地方,那就会是一方士民眼中的好“乡党”(同乡)。

孔子的仁义美德,有许多项目。一种是以“熟人”为对象,如忠君、爱民、孝亲、慈幼、兄友、弟恭、夫敬、妇德,它们大抵属于“五伦”范畴,自古族谱无不乐于宣扬。另有一种是以邻人、乡人乃至陌生人为对象,也就是亲近、同情普通公众的那种姿态,以及为普通公众带去实际福利的那些举动,并且其主体是民间而非官方身份;这种亲民姿态过去常被称作“长者”之风,而急公助人的举动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为仁之方(《论语·雍也第六》)。这个范

收稿日期:2017-08-27

作者简介:衷鑫恣(1985-),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儒学研究。

畴的仁义美德,其实也是古代族谱乐于表彰的,旧《崇安袁氏宗谱》便是如此。下文所写崇安袁氏之仁义,皆在此范畴。

光绪《崇安袁氏宗谱》,卷首篇幅最大的一项内容是人物传记,采自旧谱加上新增,收入了122人123传(其中袁雨斋一人两传),男84女38(女分袁氏嫁女、袁家媳妇),字数达到25000余,平均每人约200字。全部传记中,有12对(24篇)属于朝廷诰封男妇的诰书,较少记载事迹,其余都是专门为宗谱而作的传记。宗谱的重要目的在于宣扬先人的道德节义,但也要尽可能不夸饰。《崇安袁氏宗谱·卷首·家传》就说:“夫祖宗有善而吾弗知,是不智也;知而弗传,是不孝也。祖宗无是而吾强为之誉,是不信也;不孝不智,固无以上对宗公,而不信亦何以质孙子?”归纳起来,就是“传善不传恶,传信不传伪”。这就保证了资料的相对可靠性。后文未揭出处的引文,都出自这些传记。

此处尚须对男女之别做一说明。农业社会“女主内”,女性重心在家庭,参与外部的社会事务自然较少。《崇安袁氏宗谱·卷首·女传引》有言:“我国朝(即清朝)声教覃敷,女多士行。即如吾族褊小,亦不乏廉耻分明、习知大义者。”正是在家庭事务中,武夷山袁氏涌现出了一个个为人所称道的女性,她们与同样需要践履家庭义务的男性比,也不逊色;引文谓“女多士行”,便是此义。当时女性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隐性的。正如慈父孝子可以示范乡里,慈母顺妇同样可以示范乡里,这就是女性对乡里的一种间接影响;如《崇安袁氏宗谱》载嫁入童家的某位“袁氏”,“上事迈姑,下抚幼子,以节孝称于乡党”,就是一例。女性在社会公益中的隐形角色有二:其一,她们是公益行为人的培育者(作为母亲);其二,她们是公益行为的赞成者(作为母亲、妻子)。间接抑或隐性的作用,即使十分重大,皆非本文所计,不论男女。

二、武夷山袁氏家族的儒学习染

武夷山袁家的信史从五代末年开端。紧接着的宋代特别是南宋,恰是福建地方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其中就包括朱子学亦即闽学的诞生。在武夷山地区成为人们口中的“道南理窟”“闽邦邹鲁”前后,当地小小

的袁姓家族也进入文教的爆发期。武夷山袁姓九世祖袁谦,“明敏博洽,自《六经》《史》《汉》、律历、释老诸书,皆洞彻奥妙。”“日与刘仲固(即刘韞)、刘子翬辈互相唱和”;二刘系武夷山五夫人,生于南北宋之际,是朱子的前辈、老师。此后,家族连续诞生了四名进士:

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榜,袁彬、袁蕴元;

嘉定七年(1214),袁甫榜,袁梦松;

嘉定十三年(1220),刘渭榜,袁长吉。^[2]

不仅见于族谱,也见于明代《八闽通志》。彬(第十世)、蕴元(第十一世)是堂叔侄关系,长吉(第十二世)是彬之孙,梦松(第十二世)之祖是彬之堂兄弟,三代人四位进士。可见袁家读书人不绝,既然交好五夫刘家,不能不习染当时已然弥漫闽地的理学风潮,与朱子本人相识也是大概率事件。诗书传家、理学沾溉下的家风,意味着袁家在贯彻儒家伦理上的更高自觉。同时,较好的政治出身,为自己及家族子弟能爱人助人提供了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

进士袁彬官至秘书监,进士袁蕴元官至山北路提刑,大概一直宦游在外,《宗谱》未记他们在乡里的情形。进士袁长吉“为人宽厚长者,耻言人过”,从静江军掌书记退任后即挂冠不仕,筑别墅于石雄南涧,自号“委顺翁”,以读书授徒为乐,《宗谱》谓其“手不释卷”“诲人不倦”。“委顺翁”不慕富贵,成人成己,其宽厚长者,形迹酷似“病翁”刘子翬、“晦翁”朱熹。进士袁梦松未出仕,直接选择了退隐。袁梦松有子喆(传文另系之于北宋,矛盾),为博士(传文记为邑学生,不知孰是)。袁喆继承先业,家资丰厚,但不忘穷人,常常感慨“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病革之际召集子侄辈,将遗产留下祭祖的一份,馀田共八顷,全部捐给学宫(应是崇安县学),用以帮助贫困学生。第十五世袁实,长吉的曾孙,又名安安(因寄养于姑安家),做了专门的理学家,当宋元之际,师从建阳熊禾,乃朱子三传弟子,《八闽通志·儒林》《宋元学案·潜庵学案》有传。袁实学成后聚徒讲学于里中,毫无疑问把程朱理学及其仁民爱物观念播向了崇安北乡(今吴屯、岚谷乡)。

以上成绩是在总人口极少的前提下取得的。统计光绪《崇安袁氏宗谱》第二卷所载世系图,第九世至第十五世(覆盖北宋末至元初)男性人口依次为:第九

世,4人;十世,4人;十一世,4人;十二世,3人;十三世,2人;十四世,1人;第十五世,2人。可以说,武夷山衷家子孙能否行仁善于民间,宋代祖先们立下了很高的标尺。

现存光绪《崇安衷氏宗谱》,第一篇序是明代传下、托名朱熹的《题宗谱原序》(《朱子文集》无此序),接着还有胡安国、蔡元定、文天祥之序,不论这些序文真伪,所反映的是后代崇安衷氏族人对理学正统的推崇。又,光绪《崇安衷氏宗谱》重申了嘉庆年的《族规》七条,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族众”“敦崇礼让”“恢扩蒸尝”“顺立继祀”“正名定分”,这与清代许多家族的族规大同小异。前四条实际上都是儒家的伦理要求,明清时由于理学的普及,益发深入人心,何况在“道南理窟”武夷山地区。朱子知南康军,曾张贴《知南康榜》告诫百姓:“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3]后来知漳州,出《劝谕榜》,第一条又说:“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4]同样的意思,却更加简练,易于成诵;此条目,正是后代无数族规(包括崇安衷氏家族)所宗主者。“和睦乡邻”“周恤邻里”等教导,加上朱子《增损吕氏乡约》规定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5]的乡党交往宗旨,构成了对后代民间公益慈善的反复叮咛,而信从朱子的崇安衷氏家族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种叮咛。

三、明清受到重要嘉奖的有德族人

明清两代,共有4位衷氏族人荣任崇安县“乡饮酒礼”的宾介:文彬,大宾,明万历年间(1573-1620);一城,大宾,明万历年间(1573-1620);日鉴,介宾,清康熙年间(1662-1722);其渊,介宾,清康熙年间(1622-1722)。乡饮酒礼是明清两朝着力推行的一大典礼,目的在于崇德尊贤、敦风化俗,地方上由府县长吏作主人,乡民作宾客,而众宾之长就是大宾、介宾、三宾,他们代表民间接受官府隆重接待。这些荣誉按齿、德两个标准排序,原则上只能选自年高德邵、堪为人民表率者。在明清实践中,宾介们通常选自读书的士绅,乡大宾大抵由致仕名宦充当,介宾、三宾也都是知学耆老。

来看看4位衷姓宾介的事迹。哀文彬,邑庠生(秀才),为人一生秉直,古道照人,有急则相周,有患则相恤。素为里人所推服。凡亲朋辈,偶有争端,多折中于他。万历四十二年(1614),里中有通驷大桥,为水崩塌,他独资重建,夙夜殚心,三年才落成。哀文彬没做过官,却为乡里做出了重大贡献。衷一城,郡庠生(秀才),正是他的缘故,崇安哀姓御赐改为衷姓。他被推举为乡大宾,主要缘于文章,《宗谱》谓其“晚年文艺高老,诗律浸逼唐人”。衷日鉴,生平慷慨疏财,周人之急,无“德色”(觉得自己很高尚的那种神色),八十岁那年举为介宾。衷其渊,博士弟子员,生当清初,田产颇丰,那时福建的抗清活动仍然频繁,百姓受扰,他前后捐银1000两助官军。这件事现在看可能有争议。但他还有两件济世义举,并无任何政治嫌疑。有一次,“兵过后,民遭瘟疫,倾馀囊以济之,而公(衷其渊)之力几惫矣”。毫无保留地救治遭瘟百姓,全无私利己动机。又有一次,避乱于旸谷,突遇母丧,到苦次村料理后事。这时“寇”来,衷其渊独无惧色,率乡民等守御,英烈之气逼人。“贼”侦查到戒备严,逃了。附近村子无不遭蹂躏,只有苦次村完好。这里,无论“贼寇”是哪方人,主观上衷其渊只是要保护村子村民。

明清两代又有4位衷姓族人,急公好义,获得县级以上授匾嘉奖。哀济,家境富饶,明隆庆年间(1567-1572)崇安县城墙崩坏已久,官家鸠工修筑,工程浩大,县库公费不够用时,他主动出钱添补。县官上报,上级奖匾额“屏翰与劳”。衷槐林,县里公共事务如修县志、建学校、造桥梁,无不鼎力襄助。康熙年间改建县学宫,他带头捐银200两,为董事领袖,偕族中诸生衷淮、衷集成、衷华林,督工建设,两年后在知县陆廷灿手上完工,获奖匾额“绩焕宫墙”。衷炜亭,弃儒从医,成为里中名医之首,不仅技术高超,而且为人“温厚无城府,而尤笃于大义”,连续两任知县旌以匾额。衷渭川,炜亭之子,国子监生。钻研医道,以利物济人自任。同时乐于启迪后进,诸生时常到家里听讲。可谓“好儒兼好医”。福建学政寄匾额嘉奖,曰“士林矜式”。

四、明清其他典型仁义公益事迹

当然,没有得到官方荣誉的是多数人。以下大致

分两类,抽选典型案例进行介绍:第一类,做长者,对个人特别是贫弱的乡里乡亲,行仁恕之道;第二类,助力集体利益,特别是赞助民生、文教工程。袁氏族入很多有能力的善人义士,往往二者兼行,这里为叙述之便,只能择其一面表之,并尽量用实事,去虚辞。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一)行仁恕之道于乡邻

袁佛德,明朝前期人,分得父亲遗田 321 担。有佃户欠了五年田租未交,族人气愤,欲强割他的谷子。佛德告诉佃户:“吾输国税而汝享其田,于汝安乎?明日吾家族人将操铨从事,吾不忍汝终岁勤动而获尽归我,今夜你少取其半,余我割以偿租可也。”佃户受感化,哭道:“吾久逋公租者,饥寒迫之也。今公又怜而告我,我奚忍再负仁人之粟?”佛德听后,便叫住了愤怒的族众。后来佃户果然如数交租。

袁柱,清人,邑庠生,不富裕却能克俭克勤,节用而爱人。有邻人家贫,为人佣工度活,因父丧,借钱 10 贯,家里典卖俱尽,还是还不起。年尾,债主来索钱,暴打该邻人。邻人哭着求救于袁柱,袁柱如数赠送钱款给他。

袁煥,清人,邑庠生,某年灾荒,四方粮食不通,乡民饥馑,他不忍心,就叫家人喝粥,一天两顿,剩下米帮别人。又雇人往石塘籾米 100 余担,分给乡邻,勉其竭力农事,到冬成还其本米。人多戴德,称他为惠人。

袁熙,清人,郡学增生,生平乐善好施。有佃人议婚,遍售皮田(田的经营权)为聘金,因欠地主田租甚多,没人敢买,于是婚事搁浅。袁熙听闻后招来佃人,说道:“娶妻继嗣,重事也。欠租穀,何必计偿?”佃人将信将疑,袁熙就取来租簿,核计 300 余桶,全部注销。佃人感谢而去。

袁炳蔚,清人,福州鳌峰书院肄业,意气轩昂,遇地方有不平之事,不惮逞身上告,就算获罪也无怨言。

袁震堦,清人,附贡生,善于医术,凡病者求医,无论贫贱富贵、暑日霜晨、远近忙闲,都马上过去。不惮其劳,不计其利,只要病好就行。里中某某,举家遭疫,亲朋怕传染,无人问津。袁震堦到他家医治,全部痊愈。岁末,里人以数金酬谢,他却坚决不要。

袁锦潮,也是悬壶济世,一以敬持身,卑以自牧,继承先人医术医德,只要病人有请,无论贫富,皆欣然

就之。

(二)兴办事业,为乡党集体谋利益

袁元昌,乾隆四十四年(1779),捐资倡首,修建通驷大桥,三年落成。每年暑天,还叫工人担茶到桥,解人热渴。里人无不推崇。

袁必通,元昌次子,继承父志,慈善居心。崇安大浑里高山有焦岭关(一名周岭关)通往江西省,他感慨关山难赴,就在那里造凉亭。又在檀香岭买松树十二枝,乔林蔽暑,以息劳人。

袁必和,必通之兄,一样捐金造桥梁,并且“邻里有争,则为之排解;族党有急,则为之应济”。家有产业,而绝无“富色”(觉得自己很有钱的那种神色)。

袁炳刚,清人,国子监生。崇安县大浑、吴屯通往县城的大路岁久崩塌,行旅维艰,近百里的路程,修好需金 10000 余,他毅然独任,砖石砌治,耗时七年竣工。又捐大浑的新亭、官路两处皮骨田(田的所有权加经营权),割谷 10 余担,募一人永远耕管,用作随时修路之费。做个比较,2010 年前后吴屯乡至武夷山市区的公路改造工程,列入南平市重点项目,预算 7000 余万人民币,工期一年半。

袁潮,邑庠生,嘉庆年间(1795-1820)倡首董事,包造通驷大桥。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有江西石匠打听到袁潮身份,来到大浑秘密向他承揽工程,答应给回扣百金,被他厉声拒绝。

袁兆五,邑庠生,弃儒就商,采办茶叶,田园日广。咸丰八年(1858),遭太平军之乱,响应县主号召,捐稻谷 200 余担,督率民兵,夜以继日,监守关隘。又,同治元年(1682)洪水,附近村庄的桥梁道路被冲毁,他邀集亲戚,捐巨资而合作,上下道路为之一新。

以上两类人,最多的是“诸生”,也就是各级秀才,即使自己不是,也有父兄子弟是,他们基本属于古代的绅士。中国古代是科举社会,读书第一,明清时期乡试中举、会试中第者才能做官,而诸生是初级的功名(政治身份),由于科举竞争的激烈,他们大部分无法成为举人、进士,只得回乡谋生,教书、务农、经商、行医等等。又如袁致春,清嘉庆年间肄业于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与廖鸿铨、林则徐、杜堃等同窗,山长也很赏识,在学两年,终于还是因为乡试不售,回到家乡崇安,主持讲席,栽培后进。

诸生与宦宦亲密无间，又附着于乡土，构成了基层民间最大的精英群体。这些过去被批判的“中小地主、富农”，通过上文可见，他们读书立志，沐浴儒家道德教化，其实是地方慈善民风、公益事业的骨架。一家如此，一里如此，一县一国皆如此。衷丹山是大浑（崇安北路）衷氏迁往星村（崇安南路）的始迁祖，经营茶叶，富甲一乡，其生平又是一次绝佳例证。其侄子、进士梅树德为他写的传记说他读书等身，“入成均（国子监）”，因家庭负担重，遂转而“操计然术（做生意）”。他在星村建家祠，又“推孝友于族党”，并能和睦乡党。梅树德评价说，士束发受书，上则为一代名公卿，效忠一国；次则为循良之吏，效力一州一邑；“两者俱不可得，则周旋里闾，必自尽其孝友，推以敦宗睦族，乃翕然于

宗族乡党而无惭。孔子所谓施于有政者是也。”如上文所述，宋以来武夷山许多衷姓乡党都是如此立身行事。

参考文献：

- [1] 崇安县新志[M]// 氏族(第四卷).刘超然,吴石仙,主修,郑丰稔,总纂,衷幹,副总纂.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 [2]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四十九)[M].明弘治四年刻本.
- [3]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M].四库全书本.
- [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M].四库全书本.
- [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M].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冯起国)

A Familial Sample of Confucian Charity for the Public: Those Benevolent “Zhong”s in Wuyishan County Before 1911

ZHONG Xinzi^{1,2,3}

(1.Center for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Studie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2.Wuyishan Base for United Front Culture Research,Wuyishan, Fujian 354300;

3. Fujian United Front The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Helping the world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is a doctrine emphasized in Confucianism, and i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practiced by ordinary Chinese without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loving their neighbors and serving the public. This seemed especially true in the Wuyishan area (or North Fujian), that is, the cradle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There has been a Zhong family living in Wuyishan County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which brought up, for every generation, scholars (but not officials) practicing Confucian morals in their hometown. These people showed love and forgiveness to their neighbors, or worked hard for the common good. They served as a familial sampl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harity for the public.

Key words: Confucianism; Zhu Xi; charity for the Public; Zhong (as a surname); Wuyishan